



江花周刊 A15

2014年5月4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小伟

东江晚报

镇江老地名漫谈 13
zhen jiang lao di ming jian du

檀山祭

文/朱同

落笔写下这沉甸甸的题目,是为一座消失不久的古城名山,也是为一位1500年前的伟大将军。

檀山,海拔82米,曾经坐落在南山景区西北角。其状如一枚竖起的鸭蛋,俗称蛋山,但历代方志均记作檀山。周边又有檀王庙和张檀山、钱檀山、袁檀山、朱邓檀山四个自然村如众星拱月环绕,如此格局实在是镇江地名史上一大奇观,是我们的祖先为北府军最后一代名将檀道济所作的特别纪念。檀将军祖籍山东高平,世居京口,是这座山的儿子。他生于斯长于斯,死后又葬于斯,故此山以檀名之;周边几个自然村,其先民据说都是将军当年忠勇部下,为世世代代祭奠檀将军,所以才有了这些奇特的封名。

然而,檀山已从我市最新出版的地图上消失了,永远地消失了。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短短七八年间,一家村办采石场竟将此山连根挖掉,挖了炸,炸了挖,直挖到地表下20米处。今人如说不清檀山所在,后人岂不更加茫然?檀山主峰的确切位置,当在今九华山路会展中心至市公安局之间的百米长桥之下,那一汪足球场大小的采石宕口积潭。

回头说檀将军,幼时失去父母双亲,艰难玉成,与兄弟三人投奔刘裕,成为刘裕京口起义最初二十八员的核心。此后他波澜壮阔的数十年戎马生涯,闪现出三大亮点,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熠熠生辉——

其一,作为刘裕麾下第一猛将,气吞万里如虎,于公元416至417年胜利进行了史上第一次北伐,

攻洛阳,下许昌,破潼关,占长安,灭后秦,威震全中国。

其二,檀将军又是古代兵法《三十六计》的首创者。《南齐书·王敬则传》:“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。”近年山东又发现隋代玉简册66片,进一步确认三十六计的最早作者就是檀道济。如果说《孙子兵法》是古代战略学的不朽经典,那么檀氏《三十六计》则为古代战术学的最高范本。

其三,作为古代杰出军事家,檀道济向中国后来的所有政治家们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忠告:军队乃国家长城。公元436年,檀将军被昏君宋文帝刘义隆下诏杀害,临死前将军目光如炬,掷帽怒曰:“乃坏汝万里长城!”此为将军生前最后一声惊天之吼。

2006年,我市考古专家刘建国等拜访袁檀山村的檀王庙,收集了不少珍贵史料。三年后,千年香火不断的檀王庙被拆,檀王庙最后一位守望者年近九旬的心田老人也溘然长逝。

今人如有意凭吊檀山檀将军,不妨去九华山路百米长桥东侧人行道上站一站,矗立眼前的是一幅20×80米的巨型天然岩画,这是檀山主峰留下的一段残体,上有扭曲得令人目瞪口呆的线条。地理老师告诉我们,这是一亿年前的南山隆起的“褶皱”。再细细观赏,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莫如说是将军的大山之魂,那弯如黄河“几”字形的岩圈,像极了万里长城的垛口;那红得发紫的一道道岩纹,分明是将军贲张的血脉……

“牛鬼蛇神”原是佛教用语,“牛鬼”,传说为地狱中的牛头鬼卒,“蛇神”,相传它是人身蛇首的乐神。合起来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等,后成为固定成语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牛鬼蛇神”词条是这样解释的:奇形怪状的鬼神。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。

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这是连老少妇孺都听出老茧的一个成语。打倒“牛鬼蛇神”的运动是如此的波澜壮阔,声势浩大,我所在的那个偏僻的村庄当然不会幸免。

“哐——我是反动军官王德坤”。

“哐——打倒反动军官王德坤”。

声音由远到近,由模糊到清晰,从村子深处渐渐蹒跚出一个人,瘦瘦高高的,头上一顶高高的尖帽子,整个人活似割掉葵花籽盘后枯槁的葵花秆。只见他枯瘦的左臂膀伸向前方,手里拎了一只破铜锣,右手握着木槌,机械地一边使劲地敲锣,一边喊着打倒自己的响亮口号,一边按照规定的路线示众,这几乎成为那段时间村子里黄昏时分的一道风景线了。

那时候,我还很小,我和一帮同龄人成群结伙地跟在那个“反动军官”后面,或而跟着他喊口号,或而用树枝随意地撩拨他几下,或而嘻嘻哈哈一阵子。开始只觉得好

牛鬼蛇神

文/无翼鸟

玩,后来就觉得无趣了,再后来就觉得“葵花秆”挺可怜的。因为父亲是“反动军官”,二儿子将上不了中学,极其怨恨他,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。三个儿子因为他在村里抬不起头来,常常遭受别人的白眼和羞辱,都不理他了;他们痛恨自己的家庭,痛恨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!

一天傍晚,残阳如血,热风如火。“葵花秆”收工后照例要在村里周游示众一番。那熟悉的破锣声,已经嘶哑的口号声又回荡在村子的上空……有节奏的破锣声和口号声忽然戛然而止了,数分钟之后,只听得“哐当”一声,破锣从“葵花秆”手中滑落,身体也随之摔倒在地,不省人事。顿时有人惊呼起来,我和几个小伙伴急急地直奔他家去喊人,只听他二儿子嘟哝道:“怎么不摔死啊!”但全家人还是都奔到了出事地点,把“葵花秆”抬回了家。

其实,他被揪斗出来以前,我蛮喜欢到他家去玩的,他的小儿子比我大两岁,平时也是玩伴。论辈分,我得喊他爷爷,实际上只比我父亲大几岁,但长得老气横秋。在村子里,他算得上是几个有文化的人之一,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村西的很多人家过年,门上贴的春联都是他写的。他得空时,尤其是夏夜在户外乘凉的那个闲暇时刻,有那么几个人围坐在他身边,他就

会跟我们扯上几段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明清小说中的故事,什么“桃园三结义”“过五关斩六将”啦,什么“血溅鸳鸯楼”“醉打蒋门神”啦,什么“大闹天宫”“三打白骨精”啦,听得我们一会儿哈哈大笑,一会儿汗毛直竖,一会儿屏息凝气,一会儿目瞪口呆,虽然比不上那书场里专门说书的,但是我们却听得津津有味,人神入迷,宁可让蚊子叮咬着听他讲,也不愿意躲到蚊帐里避蚊。有一次,我缠着问他:“爷爷,你肚子里哪来那么多故事啊?”他一边慈祥地摸着我的头,一边从身旁旧桌子的抽屉里摸出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给我看,亲切地有点神秘地对我说:“都在书里写着呢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,却让我心里豁然一亮,书是多么神奇啊,居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在里面!当时我虽然还认不了几个字,读不了书,但已对书有了浓厚兴趣和神往,我渴望着进入到书的世界里。

可是,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运动中,他被揪出来了,那么亲切和蔼的有着满肚子故事的一个人居然成为“牛鬼蛇神”!他每天除了参加队里正常的劳动之外,还要义务打扫村里的公共厕所以及承担其他又脏又累的活儿,还要和村里其他“五类分子”一起随时参加村里的、大队的和公社里的批斗会,还要定时报告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……没过几年,他就带着种种的枷锁和镣铐悄然无声地离开了人世,他的三个儿子似乎也获得了解脱。

每年寒冬去尽,春暖花开,清明时节,他的三个儿子都会一起给他们的父亲上坟。我不知道,他们默默伫立在坟前会想些什么,会不会还是像生前一样恨父亲。有一点是肯定的,兄弟三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村子。“葵花秆”死后,我父亲才告诉我王德坤的“反动军官”历史,原来他是被抓壮丁的,因为有文化,很快就在国军里担任了文职一类的小官,后来被解放军俘虏后,不愿再打仗,就揣了解放军发的一点路费,回到老家来务农了,之后就变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。



图/东方 IC

同步呼吸
tong bu hu xi